

東維子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鄒氏遺訓序

漁樵譜序

丞相梅詩序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送陳錢趙三賢良走京序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監憲決獄詩序

李參政倡和詩序

牡丹瑞花詩卷序

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

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送松江師公入吳序

刑統賦釋義序

卷之二

序



送帖山提舉序

送關寶臨安縣長序

送龍孔易序

送慶童公翰林承旨序

送高都事序

送魏生德剛序

送司農丞杭公還京詩序

又代馮縣尹送序

送崧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送檢校王君蓋昌還京序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二首

送楊明歸越觀親序

送斷事官李侯序

卷之三

序

曹氏世譜後序

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

送山西省參知政事陳公序

送都督府指揮龔使君序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送華亭縣丞盛侯秩滿序

送團結官劉理問序

余公參政序

送提控案牘李君秩滿序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送張憲之汴梁序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送華亭主簿張侯明善序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送陳汝嘉漕掾秩滿序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卷之四

序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序

送錢伯舉衢州錄類序

送王茂實慈利州同知序

送蘆漚巡檢范生序

送鄒公知事還湖州序

李經歷

送海鹽知州賈公秩滿序

送監郡觀閣公秩滿序

送旌德縣監亦憐真公秩滿

王學錄秩滿序

卷之五

序

送徐州路總管雷侯序

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

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序

送孔漢臣之邵武經歷序

送江浙都府史倪光大如京師序

送劉主事如京師序

送省理問所知事范致道序

送杭州路推官陳侯執中序

送李景昭掾史考滿詩序

送沙可學序

送嘉興學史徐德明考滿序

送理問所掾史王安正考滿序

送浙江西憲書史李公錫序

送李仲常之江陰知事序

送彭彥溫直學滿代序

補過齋序

鄉關紀錄序

送甘肅省參政三公序

卷之六

序

鹿皮子文集序

留養愚文集序

聚桂文會序

曹士弘文集後序

王希賜文集序二首

楊文舉文集序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春秋百問序

春秋定是錄序

褚氏家譜序

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卷之七

序

吳復詩錄序

趙氏詩錄序

李仲虞詩序

張北山和陶集序

剡韶詩序

兩泐作者序

衛子剛詩錄序

玉山草堂雅集序

郭義仲詩集序

雲間紀遊詩序

金信詩集序

蕉園律選序

梧溪詩集序

齊菴序

孫氏瑞蓮詩弓序

詩史宗要序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富春八景詩序

鐵雅先生物律序

卷之八

序

送鄒生奕會試京師序

送強彥粟遊京師序

謝生若舉北上序

送吳子照遊閩序

張先生南歸序

送韓奕遊吳興序

送齊易岩序

送何生存

送李志學還吳序

送劉生入閩序

送王公入吳序

吳氏歸本序

送于師尹遊京師序

送沈均父序

卷之九

序

送周處士還山序

送鄭處士序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太史印譜序

鹵山序

送如一翁歸曲江草堂序

風月福人序

送朱生希蒲溪授徒序

送韓諤還會稽序

贈櫛工王輔序

陶氏菊逸序

淮海處士壽家募資序

葉山人省親序
送墨生沈裕序

送琴生李希敏序
贈筆史陸穎貴序

卷之十

序

高僧詩集序

冷齋詩集序

雪庵集序

竺隱集序

一漚集序

三境圖序

瑞竹圖序

毛隱上人序

送用上人西游序

送照上人東歸序

送象元淑公住持南湖序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送儀沙彌還山序

琦上人孝養序

抹然氏註道德經序

送鄧煉師祈雨序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卷之十一

序

贈杜彥清序

周月湖今樂府序

李履岩詞序

沈氏今樂府序

沈生樂府序

瀟湘集序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杏林序

贈醫士莫仲仁序

無聲詩意序

圖繪寶鑑序

送寫神葉清友序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送楊懋昭占數序

送何心傳序

贈相士孫德昭序

送陳生彥高序

朱明優戲序

優戲錄序

卷之十二

記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常湖寺處茶園都提舉司記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浙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海漕府經歷司記

海鹽州重脩學宮記

長興州重脩學宮記

長州縣重脩學宮記

紹興新城記

重脩西湖書院記

華亭胥浦義冢記

睦州李侯祠堂記

二陸祠堂記

魚浦新橋記

卷之十三

記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吏部侍郎賁公平雜記

樊公廟食記

聽雪舟記

大樹軒記

知止堂記

知止堂記

守約齋記

一咲軒記

三友堂記

雪坡記

疑香閣記

壽齋記

衍澤堂記

正心齋記

歸來堂記

卷之十四

記

內觀齋記

中定齋記

約禮齋記

學詩齋記

鈍齋記

則齋記

月山記

小瀛洲記

愛日軒記

南齋堂記

南樓記

生春堂記

尚志齋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記

松月軒記

竹月軒記

卷之十五

記

借巢記

營丘山房記

南漪堂記

純白窩記

蕪林記

固齋記

榆溪草堂記

槐陰亭記

春草軒記

悅親堂記

好古齋記

尚朴齋記

虛舟記

五雲窩記

大竹軒記

五檜堂記

卷之十六

記

養浩齋記

書聲齋記

著存精舍記

西雲樓記

野亭記

野政堂記

尚志齋記

朱氏德厚菴記

碧雲軒記

松月寮記

有竹人家記

春遠軒記

春水船記

松月軒記

水竹亭記

卷之十七

記

小桃源記

松室記

夏氏清潤堂記

賓月軒記

春水船記

碧梧翠竹堂記

槐圃記

光霽堂記

雙清軒記

邵氏有竹記

聚桂軒記

桐香室記

明誠齋記

溪居琴樂記

桂隱記

冰南軒記

舊時月色軒記

耕閑堂記

東阿所記

中山堂記

遂初堂記

顧氏永思冢舍記

晚軒記

思亭記

卷之十八

記

竹林七賢畫記

聽雪齋記

蔣氏凝碧軒記

石林茅屋記

蒼筠亭記

李氏全歸菴記

張氏瑞蘭記

怡雲山房記有詩

村樂堂記

善應堂記有詩

嘉樹堂記

小桃源記

玉山佳處記

書畫舫記

信齋記

卷之十九

記

呂氏樓真賞記

移春亭記

竹近記

來德堂記

清如許記

熙春堂記

存拙齋記

青雲高處記

素行齋記

筆耕所記

改過齋記

敬聚齋記

安雅堂記

邵氏享德堂記

不礙雲山樓記

卷之二十

記

建德路重修堯率寺記

郡安寺重建佛殿記

雞足山安定蘭若記

隆福寺重修寶塔并福田記

惠安禪寺重興記

方丈室記

清溪亭記

竹雪齋記

望雲軒記

半雲軒記

海屋記

小蓬萊記有詩

鳴鶴軒記

玄霜臺記

卷之二十一

記

天風海濤樓記

錫老堂記

江聲月色樓記

舒肅堂記

讀書堆記

夢蝶軒記

真仁堂記

海峰亭記

靜學齋記

游菴記

五湖宅記

書題附

書烏馬沙侯德政記後

書錢氏世科記後

卷之二十二

志

讀書齋志

鐵硯齋志

養浩齋志

心樂齋志

芳潤亭志

竹西亭志

芝蘭室志

漱芳齋志

菴壅志

蠢物志

濯纓亭志

癡齋志

西齋志有詩

木齋志有詩

雪巖志

藏六窩志

俞同知軍功志

王鎮撫軍功志

卷之二十三

碑

兩浙監使司同知木八刺沙侯善政碑

長興知州韓侯去思碑

富陽縣尹曹侯惠政碑

於潛縣張侯禦寇碑

重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碑

大中祥符禪寺重興碑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碑

杭州龍翔宮重建碑

銘

寶儉堂銘有序

穀齋銘有序

裴生楊齋銘有序

自然銘有序

龔庸銘有序

心太平銘有序

委順齋銘有序

初齋銘

止齋銘

不心不佛銘有序

陸道士息踵齋銘有序

尚德齋銘

卷之二十四

神道碑

元故中奉大夫浙東慰揚公神道碑

墓碑

故處士殷君墓碑

改危素桂先生碑

墓誌銘

故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有元文靜先生倪公墓碑銘

亡兄雙溪書院山長墓誌銘

故義士呂公墓誌銘

李元卿墓銘

歐陽彥珍墓銘

趙公衛道墓誌銘

南容教授杜公碣銘

日雲漫士陶君墓碣銘

兩浙轉運司書吏何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馮進卿墓誌銘

虞隱君墓誌銘

吳君見心墓誌銘

考友先生秦公墓誌銘

元故樂閒先生墓誌銘

元故用軒先生墓誌銘

故張君子墓誌銘

蔣生元冢銘

華亭縣主簿王佳母夫人李氏墓誌銘

王母李氏墓誌銘

故鄒元銘妻金氏墓碣銘

卷之二十六

墓誌銘

高節先生墓誌銘

馮處謙墓誌銘

姚處士墓誌銘

故處士馮君墓誌銘

喬山處士翟君墓誌銘

淵默先生碣銘

尚綱先生墓誌銘

雪溪處士邵公墓誌銘

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元故陳處士墓誌銘

青門處士墓誌銘

挽辭附

蘇先生挽者辭叙

卷之二十七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校秦渾使書

上樊叅政書

上寶相公書

代宋無逸上省都事書

與吳宗師書

說

鈍之字說

數說贈吳鍾山

命說贈夫容子

拆字說贈陳相心

神鑒說贈薛生

說相贈王生

仁醫贈劉生

論

馭將論

人心論

總制論

求材論

守城論

卷之二十八

傳

趙生傳

水壺先生傳

白城傳

樊隱者傳

竹夫人傳

學圃丈人傳

魯鈍生傳

慧觀傳

葉政小傳

小鴉傳

雪蓬子傳

陶氏三節傳

跋

跋居山吹笛圖

卷之二十九

詩

送薛推官詩有序四言三章

壽豈堂詩有序四言三章

送康司業詩有序四言五章

題逸樂子卷五言律

夜坐一首五言律

舟過黃店五言律

綠陰亭詩五言十二

送趙季文都水書東考滿詩有序五言

送謝太守五言排律四十四句

賦春夢婆七言絕

小香七言絕

寄沈秋淵四絕句

送貢尚書入閩以律詩十二首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周門松入雲居山中復度嶺飲

于水月尼寺賦詩書似太守及蘇州刺史周義卿

用顧松江韻復理貳守并東雪坡刺史

送謝太守

荅倪生德中來韻

八月五日偕錢唐王觀海昌李勛大梁滑人過湖赴瑯

瑯山主之招題詩雙松亭感時一首

至正庚子重陽後五日再餘謝鎮齋光漾亭復齋出老

姬楚香者侍酒之餘與紫質生賦詩

與姜與儀詩

主之約詩用宇文韻

寄秋淵沈鍊師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呂希

尚希遠聯句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記後認六首

十七日過無住庵因留題鑑上人坐雲軒

用蘇昌齡韻賦李紫質白雲函

題夏氏槐夢槐

寄兩道原詩一首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此信射八

題朱蓮峰夢遊仙官殿明日偕見辨章進凝香閣詩

七言長短二十句

凝香閣詩有詩四句

卷之三十

歌

盤所歌并序

杵歌七首

江西鏡歌二章

用韵復雲松老人華陽中歌

次韵省郎蔡彦文觀潮長歌錄呈吳興二守雲間先生

題清閔堂雪蕉圖

大樹歌為馮淵如賦

辭

桂軒辭有序

送史才叟遷上饒更代馮京贈

調

雙飛燕調

雜文

陣圖新語序

鬻茶夢

四十五日約

毗陵行

題子昂五花圖

題謝氏一勺軒

卷之三十一

附錄

琅玕子來詩六絕

學生徐固次韵

徐固又次四絕

學士吳毅次韵四絕

羽儀和韻

玄霜子作

魯陰禱介

淮海秦約

鐵鷄子一解

華陽巾歌

學生徐章次華陽巾歌

學生謝思順賦

跋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東維子文集卷之一

序

鄒氏遺訓序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吳常熟鄒君王氏自旌德宦遊歸理故園以老焉其垂訓子孫嚴其黷畫者凡若干件來謁余於姑胥邸次曰某髮已種種懼一旦捐子孫去 故述誠若干件雖話言拙直使奉成規行之亦不致畔名教墮閭地且將勒石位置奉先之宮幸得子言重引之庶吾後之人知所警也已吾聞傳曰名門右族成立如升天覆墜如燎毛何難易之相懸絕甚如此蓋初者勞而守者安初者儉而守者奢初者畏而守者驕也爲祖父者慮焉故有身後之誠雖古先哲王不能無之書之竹帛琢之盤盂以遺乎

後之人蓋懼耳聽口受者易為滅絕而託諸竹帛盤盂者可不刊而垂無盡也君玉氏之遺訓著于金石非竹帛盤盂之意乎為其子者幸得諸耳提面誨子子孫孫又幸得諸示無窮者則鄒氏後人續初繼業雖百世而可也雖然子弗祗服厥父事此無先之訓也恐無先之訓故吾重告之使之恒有其先庶辟名教墮門地者免矣夫

李參政倡和詩序

淇上野逸李以世澤起身十年至參大政江浙行垣未幾惠冠六江南端其所建白有不合即引去退處白沙日與布衣士談文字為樂其來江浙時孤舟疋馬絕無左右之享以奸政其舟所載又絕無他長物不過隨身所讀書籍耳其下交無雜賓而天台蔣常翁迺以詩人獲登其門相與倡和流布人間嘻公以八位之貴不以下交寒素為厭蔣常翁以一介之微不以上交公相為抗等此季世僅見之事而議者猶以公進布衣為術者吾不知其說已常翁裝潢其詩成卷非以侈自遇實以表著賢公卿下士之猶有古風也故余為敘其卷使世之登樞要隔寒微者見之宜於此焉耻矣

漁樵譜序

詩三百后一變為騷賦再變為曲引為歌謠極變為倚聲制辭而長短句平具調出焉至於今樂府之靡雜以街巷齒舌之狡詩之變蓋於是乎極矣嘉禾素菴老人過予雲間邸次出古錦樸一帙曰漁樵譜者凡若干闕雖出乎倚聲制辭而異乎今樂府之靡者也吾嘗求今律於白石夢窗之後斤斤得寄間父子焉遺山天籟之風骨花間鏡上之情致殆兼而有之蓋風骨過

首則隣於文人詩情致過媿則淪於諱官語也其得體裁亦不
易易嗣餘響於寄間父子後者今又得素菴云夫譜之云者音
調可錄節族可被于絃歌者也詩三百曷無一不可被于絃歌
吾不知亦先有譜後有聲邪抑先有聲後有辭耶寄間分譜於
依永之殊其腔有可度不可度者則何如敢子素菴乎質焉素
菴齟然而笑曰嘻吾忘律呂於漁樵歎乃中烏知所謂聲依永
律和聲許事哉雖然擊轅之歌野人之雅也吾譜殆亦自當楚
雅乎素菴名抱素字子雲裔出吳越王有起進士弟號竹鄉翁
家置萬卷堂者其曾王父云

牡丹瑞花詩卷序

余讀后山氏叢譚載廣陵芍藥曰金帶圍者無宿種而出出則
羣更有應其瑞居台揆者如韓魏公琦王岐公珪荆公安石皆

應其瑞為不誣也於乎山木無知何預人事哉蓋德運草木草
木光焉非偶然也江浙省檢校字木魯子升之庭有牡丹雪中
作花其大如斗其色如魏家紫者人咸謂字木氏之瑞也夫牡
丹芍藥類也芍藥有當其瑞者子升不當牡丹之瑞耶明年子
升繇檢校除淮幕憲府其瑞亦不誣矣庸詎知異日子升不躋
人臣極品耶吾固有俟於子升矣抑吾於牡丹有感焉者世有
花工如宋單父者能變木芍藥為千種姿亦能使不令而華人
力奸化工迺爾或謂子升之冬花烏知不有人力奸造化者乎
茅山外史張公兩神仙人也能頃刻而開花者也特為子升賦
花屬之天瑞為異時衫色之讖吾讀其詩信為子升氏之讖也
人又何疑於是花去子升出其詩并圖卷一通求余敘於是乎
書花之開至正九年十二月某日也

丞相梅詩序

至正二年春江浙行省丞相朵兒只公以清靜寧一之治報于上上召入宰天下公拜命且行顧瞻後庭有手植梅一本俾移植于明慶寺之殿陽邦民聚觀載抃載舞咸手加額曰丞相棄我去是之以係吾人之思已見梅如見丞相焉於是僧古源采民之言以永歌之挹之人士從而和之凡若干什昔名作相周布政南國舍於甘棠之下後之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此甘棠之詩所以作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而甘棠之詩作丞相之德布于江浙而手植梅之詩作若古源者謂得古詩人之性情非歟丞相去今幾十年而是梅輪囷扶踈碩大繁茂有加于昔羗民于是有所瞻仰公卿于是有所感慕後之人于是有所興起而想見其形容一木之植千載之情繫焉吁草木有託

于人者固不在地之有厚薄而在德之有久近也信矣而况護持之力又出於金僊氏者乎丞相氏之德以栽之金僊氏之力以培之吾見斯梅與孔老氏之植檜同無朽矣不然南門之栢有大四十圍者一蕭欣能伐之可不懼哉古源以詩來屬余序余為之言如此夫思其德而愛其樹者人之情也愛其樹而永歌以頌美之者詩人情性之正也序詩人之意而不忘乎戒懼者亦文人忠厚之至也是為序

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

前濟寧郡教授成君彥明氏以文墨長才為一今天子錄用洪武元年春遣使行天下經理田土事而成君在選中分履淞之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圍閱歲終魚鱗圖籍成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不欺積七不毛之土并附以見裝潢手

卷來拜草玄閣次求余言以為贖千萬因成君致意萬一大農
下問先生之言亦有取籍年云予悼唐宇文融為括田使時開
元之治已久天下戶口未嘗有所升降也而融括籍外得
客戶八十餘萬曠稱之往往出於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
為羨編戶為客民抱冤者無於所訴今天子招徠南北流移
天下土田於廢棄之餘非襲融之敝迹也而成君之所履又皆
得屯耕有止之實可以助明天子均田之政豈開元歛臣可
同日語哉於其行也書此為序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清明之朝吏仁厚不仁厚無以與其治昏亂之世吏沓虐不沓
虐無以趣其止而守牧之係為最焉守牧號民父母非上下疾
痛相關如出肺腑不可稱父母元末藩鎮赴什守牧寄於戎行

大偏小校民墜素不厭惟與珥聿胥橐囊縱群不逞啓告訃門
羅織善良以朶削創羅司察于民牧者又以墨敗紀吾民將孰
從而號呼也哉蘇民羅張氏之阨如芟草獮禽殆絕生理

大明龍興天子選守牧勞來安集於板蕩之餘而侯實應選民
拜更生如脫焦火乃者京師起發遷徙蘇為甚雍容處決民不
知擾金谷事暇即以庠序為務祀殿論堂廢如逆旅舍公一新
之弦誦鳴兩廡如承平時嘗以勞民事稽急奔命闕下將以戎
律加之請忍死一言曰殺一郡牧以活萬生靈其含咲入地矣
上仁其言貫刑為賞秩吁若公者可以稱民之父母矣天子
任明方選天下賢守牧入政堂與大臣講治教公簡知既有素
吾將聽公之大用而為天下之民之慶豈直一郡而已哉吾徒
朱敏哀郡人士之詠歌不遠數百里求余文引諸首故書為序

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吳元丁未春審祝正夫知淞之上海縣明年以治狀稱京海寇之變不四三日轉蹀血為衽席地民為建生祠君子有勝殘去殺之頌又明年司臬者毛責細故停其治三月士庶老稚日夜號泣如襁脫繯母於是什什伍伍不遠千里走闕下慟哭為侯請天子驚曰祝挺者出吾特選俾臥治海邦而司臬者敢忘之覆罪司臬侯服峻用天日朗明群情閎悅於其行也會虬揚某餞之以言曰昔聖人稱必不齊曰子賤君子也霸王佐也單父之宰屈以小試也吾於祝正夫既脫州縣勞亦以王佐之才屬之惟正夫自任焉正夫書座右之言曰天下事見得理便做弗計死生禍福觀是言也正夫知自任也不待余言之囑矣

送陳錢趙三賢良赴京序

皇明龍興之一年 天子思與天下之賢人共圖天下之治事於是遣南北訪賢使凡若干人而浙士之拔莠者曰陳睿錢某趙某人以治才與學術兼屬之使者採諸輿論內幣起之三人者受不辭會府令與計偕為浙士舉首其行也來別東維先生請一言為警教先生酌之酒而告之曰代以試經藝舉於鄉者至三四十人會於春官第其可取者然後上名於 天子天子賜出身吏部授之官不能二百人其為選也艱矣士有窮經老死而不得與於選者吏部或以旁恩及之其為情也亦苦矣今三人名一聞於使者不必試於鄉與乎四三千之數登於春官與乎二百之數可謂步之驟而其選不艱也得之易而其情不苦也雖然三人者朝奏即暮召矣 天子遊心於經史有顧問焉厲精於政事有試可焉此非誠抱天人之學民社之具鑿鑿

乎 天子任耳目股肱之寄為名九卿才六部良二千石躋民於泰和而措邦家於泰山之安則其膺選而去也已不誦愆人不議忝不然却而慮也心亦寒已哉二三子避席謝曰幸先生警教德甚大重酌之酒曰士窮而約易守達而汰易遷易守則德人之忠言易汰則陰黜之矣二三子毋陽德吾言而陰黜吾忠吾將慶二三子之有成也往矣勉之申年十一月十五日

送松江師黃公入吳序

松師黃公彥美以疾謝職於淮吳大府手不執兵戰不衛戶金鼓不振馬不駕凡百曰大府以詐疑力疾而往辭始獲允未幾大府謖以養疾吳門召幸其疾瘳大用之寮將而下及淞郡官市老野史方外之民無不抃手交慶以為賢傑用大則惠益大矣各執壺漿牲具張于西門外以伸頌禱老客卿會稽楊公就

舉爵以規不以頌曰黃公之報所事於西夏侯義亦至矣其平法不曰幾死讒鑄幸公論反平丹書雪志又伸矣丈夫事畢矣他謖奚望哉公聞規起作長跪禮謖爵維禎曰先生言議入肺肝凜若沃冰雪所不解甲服經居廬西夏侯墓者有如皎日子曰是矣哉遂行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至正己亥夏四月江浙省試吳越之士吾門弟子在其選者三人焉南士曰忻忭色目曰寶實曰何生三人者擇日赴春官來別日先生何以教我余既期其大對為漢晁董而又勉其大器以宋李迪也三人請迪故迪蓋從於种放先生者業成試京師种先以書見种先生開開留迪客門下出題與門下共賦迪賦出諸生右開驚曰君必魁天下且為宰相吳時果然余同年李中承穆今之柳先生也三人者以余言見之并以文為贄中承當以迪故事待三人并以文之占三人顧魁多士為太平宰相三人者誰先惟三人焉勉之勿多讓迪

刑統賦釋義序

古者帝王恃以治天下者大經大法也。未所謂律也世道既

降巧偽橫生法家者流始制律以鉗天下之民奸日滋則律日煩亦時使然也蓋律令起于秦定于漢律法刑統遂大著于唐宋而傅霖氏為之賦刑統以便律學之誦習夫繩墨陳而天下之曲直不能逃規矩設而天下之方圓不能越律固球弊之繩墨規矩乎頴濱蘇子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君子於其言可以占世變矣我朝混一海宇丞平百年方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繇科第入官凡讞一獄斷一刑稽經援史與時制相參未有吏不通經儒不識律者也保定梁公彥舉蚤歲為宗正府掾嘗從府使者及省部官讞獄河南江北閱案愈多而審律愈精人咸服其明允後司泰州筦庫遂著刑統賦釋義一編上探經傳律疏史鑑有可證者而又折之以己意推諸苛密而歸諸仁厚蓋傳霖氏之忠臣矣今年維禎備員杭課提

舉幸與公為同寮平市之暇嘗論及古典及今之通制且出此編以示余始嘆公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豈非時之通才也哉嗚呼鄭子產鑄刑書叔向氏譏之懼民棄禮而質之於書也故曰先王議事以制辟不知後世又有徵於書而不竟者律其可廢乎賦刑統者既舉律而約之釋義者又即賦而精之俾後之蒞政者有所稽而準焉足以權衡世變扶植世道而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蘇子之所感論者豈誣我哉公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史以文其律家之學蓋知所本哉余三復其編而深有所取且僭為之首序云

監憲決獄詩序

自軍興來民不幸兵死者無所愬其諸誤繫諸有司者幸而有愬已有司又付之不理訖與叛人戮死蓋救民者殆狗豕之不

若官以李為職亦莫之卜已嗚呼民之塗炭也極矣余讀杭按官朱蓮峰君誌監憲公平友冤獄事為之慨嘆不已其言有曰求獄不於其情而欲以筆札求之乎是言也平獄之本也若監公者真神明人哉真仁長者哉使今掘兵在邊執法在廷者皆如監憲公之處心蓄其不有吊冤其有不自以為冤人報應如孝婦啣冤天為亢旱鄒衍繫獄六月降霜天之於冤人報應如此今旱暵甚矣監公之決獄人人不自以為冤吾見隨車之靈至矣杭大夫士咸作歌詩以美之而推予為敘首予樂為之書至正己亥秋八月既望序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序

送帖山提舉序

天下之仕之難於司粒征也歲一辦額賦十鉅萬雖輦轂地宜課者不贏是無母錢以為之本無旁司以為之挾歲無論風雪陰雨水旱兵燹愁遷民通不通臨制者月鉤季校額稍退即戮辱其人不啻罪姦偽且不得以他故愬其法外無漏內始獲於是密立關纂使亡賴游徼絡緯而鉤欄之其故脫而漏籍為游徼資者殆且過半蓋制無課吏祿食俾就食其征則不可責其人之不盜也又其漏者多勢要者不幸一敗獲不一日二日用上官令追呼脅持不從旬挾衙校群小竟排戶撒其推去如取

寄物賦之陷而不登類此間有不畏強圉誓以文法律人人即中傷之且入官五日職輪課綱一署其帳曆勢不得登登醇白自引于亡過之地故更是者潔入汙出號投墨海完來殘去號入火獄故曰天下之仕之難莫難於司杭征也今幸肆大之恩若洞見其難狀舊之積陷既一日而蠲除新之日賦又據實而取焉使墨海火獄而復有潔白清涼之日於是舊官如帖山氏者始尋與吾徒給解而去吾既酌之酒為彼此賀而又過求余文故道其不幸於難仕而又幸其尋殊恩而墨海火獄有潔白清涼之慶也於是乎書

送關寶臨安縣長序

北庭關寶氏擢春官第 天子賜進士出身往監臨安縣以嘗從余遊且余同年德流公之子也過錢唐乞一言為別余告曰

方今盜起淮頽間擬禍于江浙民耗於兵興罷於奔命者四三年弗復休民之良胥陷於盜招之而未歸嘻豈吾民之樂為盜哉撫字乖而飢寒之偏也水旱相仍而田不減賦婁子相流而農不息徭其秋害之原懸於州與縣州縣不聞之府府不聞之省臺借或聞而不信以至吾民財竭力窮財已竭力已窮而賦徭愈急徵求愈繁民死道路者相藉幸而生者其不去盜也幾希生時百里邑為試政之初當推其情曰上恤乎民則民吾赤子上不恤之則民吾寇盜也不可畏哉通者 皇帝下明詔哀痛遺民誠以民為邦本而本不可使戕而耗也蠲之以賦寬之以征裕之以力凜乎若朽索之遇六馬且申誠守牧者務在康濟生其上承 明天子之德意下軫吾赤子之困窮招寇於民慎勿驅民於盜吾將見疲者甦流者復休養生息以還中統至

元之治必自臨安始也生以余言勉之

送龍孔易序

士有行年六十而強力如三二十人居貧困不支而恒如富盛人曰番之龍孔易也今年客錢唐吾嘗與之往來見其才氣學識甄綜天人議論古今要害以節量天下之成敗治亂如鏡照著卜如孔鑰勘而左券合也蓋可附諸古豪傑者而與今之豪傑盜虛聲以誤天下者蓋異日道也然而急材者弗之舉也使之蓄其有而無所於施則取文墨氏聿櫝以代司寇之斧鉞誅伐古之檢人諛子以警今之似者吁此孰使之然哉乃至正乙未秋八月中書兵部黃公昭承天子明命出吊民江之左采天下之言以選天下之才更其於豪傑之遺去者意氣足以徠之權力足以振之吾將賀孔易氏之有賢知已也無幾孔易來

別也余不時與子相嬉娛矣余橐鉛槧已借黃公計吏卜明日行子何以贈我吾偉黃公之能得孔易而孔易之為黃公得也則為之言曰天下無事中材奉三尺而有餘天下多故則雖豪傑應變而不足安危優劣之相懸而一時人才之所值者真有幸不幸哉今天下亦多故矣人才非幸之時矣行矣孔易母曰幸也重為我告黃公曰技一者孔易技類者亦孔易蘭悴而蕙傷鵠舉而鴻悅類不類吾將問諸黃公黃公問諸孔易

送慶童公翰林承旨序

承旨非古官始唐以文學士備顧問出入侍從因時叅謀議納諫諍畧以翰林遂號內相惟承旨尊為東閣第一人誠以其人老孰故常練達當世之務凡天子機命內外密奏朝廷有大議擬廢置不時豫他人者承旨得專受專對而安危成敗之決在

焉吁仕之重若是而世以承旨為安老置散不誤設官意乎至
正十五年冬江浙省平章慶公拜翰林承旨東之人驚焉相謂曰
朝廷以江浙為東南大方面寇盜日橫楮幣日塞民日不聊生
天子授公密命賜五綬龍衣金帛雙珠之符俾專理東方以便
宜行事假以歲月期其克有成功遂陟相位已日迺今一旦摯
而置之散地於公優也東人何恃耶會稽楊維禎為之解曰朝
廷以公世臣且負重名天下出釐東土島夷革心猶兵受令文
恬武熙折重千里於咲談尊俎之外吳越遺民不見兵革者幾
三年可謂無負
明天子東方之寄今天子內治益切歸公於
東閣蓋有寄之重於東方者已庸詎知承旨非安老而置散承
旨非安老而置散則有任天子之重者公知之天子知之固非
安老而置散也的矣公之行也傳提舉王本而下為詞詩凡若

干者推余為叙余不辭亦欲使公知東南之士有知公之深者
固異於東南之人也公燕見 天子時天子或問公以承旨於
東南士論為何如則吾文可出矣於是乎書

送高都事序

傳稱子產為政其所能者亡他 白能材彼其人焉而已耳材彼
其人 白人各能其所能而子產之能無不能矣禪謀能謀子太
叔文而能行馮簡子能斷大事公孫揮能知四海之為且一辯
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又善於辭令子產問四海之為於子羽
使禪謀謀而簡子斷然後授太叔行之是以鄭無敗事子產善
於材使之力也江浙平章左會納夫公徂征淮夷總制於金陵
急以材使人才為首務曰善謀曰善斷曰善行而善辭令者皆
禮羅於幙府使各竭其所能此子產氏之善於能人之能也高

子令之秀而文者也又善知四國之為與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而善於辭令者也是高子一人而兼古者二人之為此總之者之選於子如子產之選於太叔公孫揮也宜其有補於總制而摠制者無有敗事都之以謨府元僚不為過已抑余有詰於高子者今日之兵有曰貓曰鷓者固測其於虜人知以貓鷓禦虜不知以虜待貓鷓既有烈於虜者吁知四國之為而辨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者其有不登於此乎不登不智登不忠言不刃不勇摠制之稱善於材使者疑不若是故於高子申以問之

送魏生德剛序

庠序師有主教其次有正有錄正錄而下有訓導訓導出主教自辟或提學官以物論推擇之位若卑而其人之德行文學則

主教者之副相也主教其人或下之非宜副相實賓師已故庠序不得賢主師得一賢賓師亦足以重學校也吾同年同知安慶公之子關國用氏以明經擢第來監杭之臨安以守令治本莫先於學校每朔望下學憫其教非所教養非所養弟子負多闕乏人材無所成就大懼無以奮 聖天子崇傳責効之意於是走吏不遠百里外捧檄幣于同門魏德剛氏禮為庠序大學師德剛戒行來別余求一言今盜起淮泗挺禍于天下郡縣為郡縣者方以募兵調賦造弓矢器械為急務奚暇治學哉而國用以書謂余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教施衣赤幘包城絡野翦以斧鉞而不勝者有司之教衰而禮義之維缺也吾其可以廢學校一日之教哉魯邑絃歌不以劉項攘搶而暫廢今盜狗鼠爾吾又可以魯邑絃歌之俗棄其民也哉余既喜而復其書於

魏生之行也必敘以送之且期其納民於禮義而還太平於今日當自臨安始

送司農丞杭公還京詩序

余友曹文炳過余次舍談大司農丞杭公之履歷行事公當儒塗世家鍾峨眉之秀負殊才遇今主上開國金陵以青年經術取法史以法史取郡邑牧以郡邑牧取相幙賓踰月而御翰親除今職不十年自下史至九卿進取捷速才之不負人也如是出使吳松經理僧道故官田土曾無苛營徼僥以話言為期會訖不刑一箠而事集於兩月之間今還京報命郡人士贈言未有當公意者望吾子一言出庸衆人右且不為投之暗也余復之曰農國本也少昊氏以扈設正蒼姬氏以稷開國秦漢以來曰治粟曰大農曰春卿曰司稼皆所以崇本也今稽古建官

以大司農首列九卿可謂知天下之本矣而杭公方以才諍當御選之華言聽計從非農之福耶其經理而歸也輿人誦之考功書之吾又何敢以老羸而辭於一言遂為序而又係以古風人之辭曰十年農星晦無光太史昨夜占五潢國家大本重穀祿曰奎曰胃明天倉中書垣次大司農署秩列九卿尊大府春耕籍畝冬藏冰六十五官分九扈杭公均輸少卿屬賦足國家民亦足農田漕運一時了文如錦繡人如玉歸來奏議帝曰俞詔書寬大賜民租太平治象今日見不用再講貞元宰相均田圖

又代馮縣尹送序

司農在周官為太府掌九賦九貢秦為治粟內史屬官兩史屬官兩丞漢有司農丞謂之中丞唐置丞六人今主上開國金

陵他府寺有未違立而農正司先之蓋以錢穀金帛委積所在
天子籍田耒耜京師百官祿廩朝會祭祀賞賚之所給其務農
重穀寔為富國強兵之本故職司者非康成之文學牟融之達
務不以授之元年冬十月大司農丞杭公仲玉奉命來淞經
理田賦功成冊上無漏無溢其用法不礪馭下不煩不越三月
而事集郡縣稱羨其人曰無杜中立繩吏之急而有鄭莊千里
不齎糧之効嘻其治行可知矣抑余有告於仲玉者主上新
收浙地官民田土夙有成籍然佃人租額歲為地主有增無減
阡陌日荒在佃日貧至於今蓋窮極無所措手是矣農丞之秩
上亞大卿而司吾廢土之生者歸覲主上主上問吳民疾苦
倘有以言之三吳之農幸矣是為序

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有明受天新命開基金陵百辟効職百將効忠實君臣千
載一時之會所以勅大業臣妾天下皆國家善於用人也寶
定李侯浩字師孟材足以任重智足以撥亂淞歸附初奉命
來為二守蓋以股肱心腹之舊授以勞來安集之寄應政甫期
賦役高下以均倉庾出內以平功過黜陟以明利害興除以當
關梁啓閉以嚴獄訟審錄以寬淞士庶拜頌為古循吏今年春
中使銜命下郡取為機近法從侯不稅冕行郡士民攀挽不
可得乃什什伍伍相與餞之西關之郊舉爵於余乞一言為贖
余舉爵酌侯曰天子任股肱心腹之臣如侯者不幾也侯慎之
再酌曰侯歷民間往當以生靈之憂為己憂以荅天子之大
寵命三酌曰海寓尚有未賓服者願侯佐天子平定之無久勞
金革為也侯反爵謝余曰某不武敢忘先生之規已而上海祝

大夫持纛軸來求書為餞於是乎書

送檢校王君蓋昌還京序

士生亂世不以寔而苟售必遲遲堅忍俟其人焉而後興此非志之遠識之卓毅然大丈夫不能若今中書檢校王君蓋昌者是已余歸老泐學君與富春吳毅桐廬章木會此張憲山東馬成吳門楊澂咸在高才生之列時秦郵張氏據有六州儉佞朋進擢椎益脫謚於市者弗可計或有率君往者君曰咄哉醜爾秦郵豈王郎之主哉吾非惡仕也願仕有時吾方慎俟其人也已而君辭余客泗水轉徙下邳艱苦窮阨人有不可堪君方彈鋏自哦泰然無幾微見顏面 皇明受天明命君自賀曰天下定矣仕有吾主矣徐守臣薦其所有于相國見 主上於謹身殿敷奏頃上偉其儀度礪其論裁大器之特授中書檢校嘻非

其慎仕待時訖於真主之遇其能戾契致是哉吾謂志之遠識之卓者非其人歟今以使事至泐首謁大成宮釋奠先聖繼訪余草玄邸次展師友拜留若干日行郡守盛昇醮之泮堂諸客咸賦詩為君侈且為泐學校侈又必推余為首敘余重舉酒祖之曰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檢校拾遺舉缺又贊宰相以治天下者也天子倚治於相相資失於檢校檢校相之弼友也任重矣哉任重矣哉以為序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 二首

余曩過田野見父老四三人聚首相與言縣令馮侯之賢者或泣或歎扣其故則曰自侯下車將二期民沐其福者不可枚計其馭事也簡其調役也均其徵賦也仁其理獄也雪而明民聽其令無有捍格自公自平若出鈞石之制者二期所行殆如一

日而執臬者以毛髮細故裁之吾民疾苦顛連無告者三月不
帝失父母余聞其言而識之今夕年春 天子遣使行各道數
郡縣吏名實審侯之行為至忠績為上最使復於上上曰馮公
者出吾御選宜其政之不負吾法也於是嘉其功陞新州守民
又咸涕泣曰吾以侯為吾大官會府中今不可得天何效吾父
母恩以恩彼人哉吾嘗論吏之良否為民之戚休得一良則一
郡喜失之則一郡憂故漢吏重良二千石今侯自縣陞郡推華
亭之治為新昌之政吾知其為中朝良二千石矣異日復來甦
吾民余日生望之

又

華亭為松江望邑貢稅財賦當浙之什伍編戶至百萬迄乎兵
燹向之繁富者百不一二為邑者亦難乎其治矣丁未春烏江

馮侯尹是邦以勞徠安集為已任流離者返之瘡痍者起之閱
兩期而邑始成署所民欣然如痿者之起行執熱者之濯清風
弱衰者之歸故鄉見父母也是年夏四月海寇作註誤逮華亭
者幾百數侯誓死力辯於統兵曰華亭素善地古二陸文物之
邦民非畔法軌而從人於逆者統兵允其請而郡之生靈更生
於 聖代者皆馮父之力也民為建生祠頌其德不忘其愍民
之窮凡可為民所 者無不為上聞其人識其姓氏以為可吾
之良二千石者遂陞守新州民父老幼釋奔餞於西關之外遮
馬首而泣曰吾田之賦侯均之吾丁之役侯節之吾訟之鬱而
不平者侯伸以理之今去也均吾節吾而伸以理吾者將誰望
歟其遑遑之情不啻子之失慈父而立于顧無人之境余為解
之曰杜甫氏有言元使君得結輩如十公落落參錯天下為邦

伯萬物吐氣今使馮使君輩參錯天下列郡豈有萬物不吐氣者哉新昌之生息皆鋒鏑之餘吾想民深未復地荒未闢者望吾侯父母之至如望歲然將見頌聲作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真我朝良二千石之慶也他日秩滿歸贊中書政堂其澤天下者可勝計哉吾民其侯之又復何憾

送楊明歸越覲親序 二月八日

仕與親孰重曰親仕有時乎為親則仕非重乎曰祿足以逮親則仕祿不足以逮親則仕無愈乎啜菽飲水之為親樂也仕又何重乎宗姪子明辭烏府檄而歸里為堂有垂白之母也身雖居闕下心耿耿乎定省之前東睡斗山之北白雲之思常在心目今年春自白下理舟楫過淞謁余草玄閣次急以別告問何之曰白雲之思日夕在倚門之廬矣今乃行請翁一言以為教

余以明在閭里時十歲以孝悌稱洎長豪爽不羈侍親強健又孝婦善事姑遂起宦情欲伸所抱兵變備涉險患志不直遂而親且老矣庭前風木寧不有感乎宜且歸之晚也於其歸也序以送之又係之詩曰天西白雲天東飛鳥臺春之鳥依依高堂游子歸未歸堂前春草生春暉行行舟發彭郎磯勿遣霜露露沾人衣

送斷事官李侯序

大梁李侯文彬氏以世居執法有決讞才簡知於今天子天子天子親賞拔為中書斷事轉都督斷事克於其職凡邊民有誑誤郡牧有不白案出使推覆咸以平允取信朝廷今年奉旨以田蓄覆實事至淞旬浹間得成帳報于上淞官吏父老喜侯勾檢得失不苛擾而一辨羣來乞言於會稽楊維禎維禎聞侯

任天子耳目寄者已期年大明之古遺直也則為之言曰斷事
在古為士官周為寇晉為理秦漢為廷尉今為大理斷事天下
事有不平者平於君君以平於斷事斷事之寄不輕也較然矣
獄必以果而斷斷必以明而審明果俱全又必不為上所欺旁
所撓則其法始伸職斯究矣有其明有其果而又無其旁撓上
欺者其稱譽比古漢于張用是占侯之峻躋華要內中書郎外
部使者郡二千石不俟龜蔡證矣吾與天下之民共望之洪武
二年九月十日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

東維子

會稽鐵厓楊維禎庶夫著

序

曹氏世譜後序

廣陵曹時復以祖父世譜來告曰復以兵變去其鄉已十有七
年幸祖宗墳域先人某水某丘尚在兵息將挈家還鄉得先生
一言敘其譜庶吾某與後之人不忘其先之所出卒葬之歲月
也按譜曹氏譙國人自幾世祖某徙居于汴曾祖成之又自汴
遷廣陵之蜀岡大父某浙行省僕使妣周繼玉宣使君卒玉以
盛年守節考某翊正司照磨贈爵奉議汴梁路治中妣霍氏太
康縣君太康君善理家考游宦於外子六人皆太康君力教而
有立長子時升廣師府奏差蚤世次時泰爵奉議留守司經歷

至正癸巳某相奉詔招討江淮海道相擇從者以時泰行泰奮然無讓歷險涉海鯨浪猝作舟覆而沒相閱其死忠贈某官妻鄭氏子一次時益翰林院典書蚤有父名三淮兵梗奉母及孥脫難出虎口辟地于杭以疾卒妻李氏子三次時晉海道府掾起漕抵京師上多其功賞官嘉禾照磨道海還吳值風舟沒萊州洋妻舅氏霍仲臯女通書史喜讀古孝義傳時貴人有聞其才欲欲其志誓曰曹氏世稱忠孝門妾敢如庸婦人畔教向夫兩姓以辱其門乎卒謝絕之妯氏鄭與李聞其志節相率守齋而忘他志李氏一子力紡績資之出就外傳使勵學固陽前聞人世胄諸子亦相率有成三節氏胥有請於復曰願歸故鄉守吾舅姑墳墓且使諸子有耕稼地吾屬死首丘無纖毫憾復之歸計遂次行舟泊吾門霍氏持茗且為吾老妻壽後丹有啓曰

某不幸三伯氏天命而丘嫂三氏同一守節先生秉鍊史筆傳信過國史倘昇餘論獎重之非直三節有恩曹氏一門其有光矣鐵史論曰歐太史著五代死節臣不多見得王凝氏斷臂妻一人特表以愧男子之不如者今曹氏一門男有沒王氏婦有守貞節非一人得於喪亂流離中皆不愧凝妻代有歐太史其不在列傳乎萬一遺史氏則吾錄之以繫諸曹氏譜亦使亡國臣有不如三節氏者愧去

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

今天子龍飛金陵奄有四海版圖歸職方者過唐越漢兵與以來土田阡陌無定籍可稽由是立大司農堂廢土九賦九貢又遣使行天下以經界為重務也而北庭黃侯萬里氏在選中分按華亭履出事事畢還京邑士朱輝為繪田間竿尺圖以見侯

勤於王事而敏有成功也持其卷來謁東維先生於草玄閣求一言以重其行先生器其人品才氣為相門之後辭不獲為敘其事於圖尾又採民謠為詩一章章八句俟前朝中書右相國孫大參也連公之嗣也讓門廕子弟自起身儼直歷太和縣監濟寧行垣官勾皆有休咎今以才幹履畝于松其報最于上所優賞爵秩苟又分符三吳之地吳民之所望也俟尚以子言勉之詩曰 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海市魚鹽開片鹵泖鄉穰稔熟膏腴賞功行見承殊渥此地重分漢以符

送山西省參知政事陳公序

參政起北魏而歷代因之我朝經論草昧之初設天下省署凡若干所各以參相主之名次丞相而實則行丞相事地嗜方

面之寄重矣茶陵陳公由兵部尚書輟為松江郡守未期月政成 天子又選陞山西參知政事瀕行索別於會稽楊某某餞之言曰唐蕭瑀參相事太宗稱曰瑀言事不以利怵死懼真社稷臣魏徵參相事天下米斗三錢太宗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之効也今公在吳元初以鯁正諍 朝廷大事不以死懼參議朝章詔令律書糾正切廟垂一代之大典以平日聖賢之學談仁履義匡弼帝躬務致堯舜此瑀徵之才之志也 天子簡知天下想望風采也久矣山西朔立方面統州六十有三為南北京腹地 天子時巡之所首選重臣行丞相事公當其選吾見其益厲忠盡以谷重寄勞徠流移薦進遺逸弓刀遺俗咸襲衣冠入朝宿衛群元仰給至外戶不閉旅不齎糧使洪武之治出唐貞觀之上公稱社稷臣不在瑀徵之下非某一人之望

天下人之望也洪武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敕是日淞江通判方從善推官孔道原經歷石宗亨祖帳西門外舉酒為公別而令門生朱希魯錄予文為贐

送都督府指揮龔使君序

予友濠梁龔君希魯以文武才屢奉 天子命出使思播峒蠻等絕域得其要領還報 天子天子多其功授中順大夫京畿漕使秩未滿轉指揮大都督府使都督昉於唐行軍征討在其本道者曰大都督大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外任之重無比焉今制革拒使節度使在朝立大都督府指揮正副凡三十有六員鉞鉞彫戈山玄朱組視古班儀為有加非智足以參朝羨勇足以總師千勲勞夙著者不得居是選也天子耳目官有不言者指揮出使得言之指揮之鯁正強直且為天子信近

臣非特掌巖環衛而已也希魯以布衣不十年處宥密地位益崇心愈下兢兢焉無一毫倨氣矜色君子占其人為右資之原德重器而况足迹所歷博覽天下之民風吏弊他日行行論秦徐吐吾民不平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當稱 天子信近臣是在希魯矣希魯行索言巨贈於是乎書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聖天子以南服之土地人民未復版圖不忍加兵選通經練時事者喻威德使歸諸正於是王侯某以太司農司都事在選中馳傳至吳浙省大臣謂蕞爾之寇首鼠之日久懼辱 天子信使留弗遣又明年省大臣承制授侯判兩浙鹽運事分司海上竈葫涵挿間侯名皆手額慶携提老稚謹呼羅拜願受其條教退則更相告戒惟令之共修牢益積薪草准法程石益拓池湯

相時率化無愆陰奔湍少一戾期則各知赴功以登歲課鞭笞
愁苦之聲不聞猜既吏窟倉場者奸無所宿好譁者或設誣辭
污蟻侯侯行愈厲焚者矢于神曰某行負朝廷欺民庶神不吾
祐否則有以直吾枉粵晉而譁者死民益駭嘻凡為天子命吏
惟誠可以格天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其感應捷若影響况於逆
虜乎况於醜丁乎侯以中原世祿家為朝廷風紀臣不壺不揚
聲虜庭喻禍殉國難及司海王之賦究治本而力行之又不幸
為猜既者所害遂矢於神神報之若響嘻民可欺也天其可誣
哉吾悼世之橫吏受方伯連率之寄者欺公罔上鍛鍊民以遂
其奸天若罔聞者未定故也定則寧有遺噍乎吾嘉王侯之能
以誠任諸己又能格諸神錄其治行為他吏勸云

送華亭縣丞盛侯秩滿序

昔西門豹為鄴令魏文侯誨以就功名之術無他使其取諸
人以爲善而已耳鄉邑先受坐之士必敬而禮事之又使求其
掩美揚醜者參驗之蓋以幽莠似禾驪牛似虎白骼似象武夫
似玉此物以似而亂真者取人亦然其得不審虜廣陵盛侯君
忠二尹於華亭下車之初首詢邑士之先受坐者以師禮事之
其次可友者以友義待之又必於掩美揚醜者覆而信其人其
人之翻覆傾危者遠而去之如避仇敵故其取諸人以為善者
不可數計旁及乎方外之士亦所不遺故其爲治最績徹上府
民之頌聲不歸令長而歸之二尹一考之內三易令長如閱過
客而棲安於佐位覆如令長民恃之如慈親戀戀焉惟恐其秩
滿而去也嘻二尹之賢於令長也可知矣探其治本則聰明不
作智數不自用而爲吾聰明智數者取諸人如西門豹而已耳

彼三易如過客者其道相反故其優劣之判如此上府才其能
賢其德陞以佐大郡賓者慎又何過耶其去也方外士自延慶
而次凡十人徵吾文以餞別故吾樂書其治為侯之贐且為他
吏之勸云

送團結官劉理問序

至正廿六年秋七月東藩吳主行郡縣團結之政選使之郡大
叅周公躬至嘉禾諸郡而理問劉侯至淞江侯集民高年用酒
食禮推擇為眾所綱者萬夫長若干人下至隊長若干甲大小
相維叟贈以言歸為國主告古者團結之政蓋已見於管仲之
理丘丘矣仲之軍令始於五家之軌卒伍定于里軍政成乎郊
禍福相共緩急相死此霸國團結民兵之法也然王家之兵莫
壯於臨淄蘇秦曰臨淄之戶七萬計下戶亦三男丁三七可二

十一萬蓋臨淄之民素富而實其俗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車轂
擊而人肩摩也故齊之國以臨淄而強天下莫能當世降五季
則團結禦寇者適以長寇民有所謂白甲軍者又皆不受令於
公家者也梁真明五年吳團結民兵徒保衛鄉里今侯以文武
才畧輔國主之政為國理兵管民之令其有不可舉行者乎吾
將印侯以吳藩屬郡之民如齊臨淄者有幾哉不則吾懼所結
者大抵五季之白甲而已耳於乎後世霸國不患世無仇而患
無臨淄之民也吁安得民如臨淄者與後論伯國團結之政也
哉

參政序

參政不見官於周起於後魏隋唐因之亦以職相者或有不及
故使參焉職雖下相一等而抗其職者在焉則貳台衡燮元化

蓋亦行相事矣參之位也不亦重已哉非老成有謨議堅凝而
勁正者弗足以居之淮行有在吳門太尉張公實領之參預其
政者或出自辟而自辟者非一己好惡逆利亦公論之出也秦
陵俞公希賢嘗以正諫居參諮幙府諫有不從輒求去凡上公
府有大刑政大典禮必先預其議反覆裁訂至當其可而後止
府中稱骨鯁臣予聞昔忠肅魯公參大政權責人憚其骨鯁目
為魚頭參政公以參諮府骨鯁參政相與其不為魚頭魯公乎
然昔之魚頭內忠於天子昇平之朝今公匡救於藩國反正之
日其糾撥亂邪風力凜凜焉者不又難於昔之魚頭乎於戲一
邪止之進退一國之安危繫焉惟公之系安危者至以身之去
就爭之吾見上公府之有人而淮之民蒙利利及於江浙之民
者於公是已予辱與公友樂公有操而期公之有為故叙以言

之公必有以證吾言之不人妄也

送提控案牘李君秩滿序

府控牘官視大郡照磨官不出吏部選而二千石以賓禮禮其
人者為其贊治於二

華亭以戶口之廢升松江會府賦

稅輸四十萬自淮兵度江駐吳為方面松以近輔雄緊為吳大
牙地初以將官帶二千石事馬步帶法曹通者兵革稍戢郡府
還牧守而別駕判推尚多缺焉幕有提控案牘二其分寄者豈
惟文案找官民僧道及海塗土田之賦加舊十六戶口徃後獄
訟聽斷營造供億亦倍蓰於曩時雖府長得人而幕佐乏材長
亦不能主辦故其選也必擇才具絕人者居之其責比古長史
司馬而功居半刺其罷軟不勝任者不敢覲而處焉邦城李君
實氏輟淮東憲史居控牘于松戶口徃後獄訟聽斷營造供億

加以一時濟河築城漕饒之劇皆能相其府長了於從容談笑之頃上不失責而下不寡恩野無怨聲府有坐嘯宜為長所賓禮異於罷軟不勝任者今秩滿去長如失其友寮如失其師民父老如失其著蔡衡石其行也張于西關之外父老談道其能且賢者謁文於會稽楊某以祖之予客松耳目其贊治者與父老之言合於是乎書九月初四日其交承維揚秦文繹彥思求書上軸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昔孔門諸子言志有勇士有辯士有聖士之分而聖士始可為王佐才也子路願得白羽如月赤羽如火鍾鼓者震天力禦者連地將而攻之前無敵國夫子許以勇士者其人也子貢欲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

如弟兄夫子許以辯士者其人也惟顏淵異二子之撰願相明王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陽和調人物繁阜鑄庫之兵化為農器夫子許其聖士者此也余為之慨然曰聖門諸子不幸生於亂世而有可以強兵可以排難可以宰天下而安百姓者其才無不備由賜之強兵排難者隨才以見矣大不幸顏淵之相業不見於時也吾嘆今世果無其人乎抑有而無國君以主之乎吾不得而知也迺者河南省督罕公以天下大將軍佐天子中興不遠數千里起張先生某於天台鴈宕之間先生隱居避世學顏淵之學者也學顏淵之學則志顏淵之志今赴河南繇之見明天子將以顏淵子之望望其王佐之治已吾聞河南公幕府有君子營者五千人奮長戟盪三軍如由之能者有其人矣騰辯舌伐甲兵如賜之能者亦有其人矣願未知銷兵為

農器撥亂還王道者有其人乎無也果無也吾於先生屬之先生能展顏子之所能使由賜其人無以施其能則河南之業成矣先生之志行矣慎勿曰蘭茝不與鮑魚同肆臯蕪不與蓬比同時

送張憲之汴梁序

會稽張憲與奉元趙信俱游吾門二人者各負忠義之氣經濟之才而未遇大知己以施諸行事也至正甲午憲嘗以布衣上書辯章三旦公公竒之列置三軍之上出竒料敵言一一中表為其官非其志弗就乙未春寇復陷常湖又以策干苗部之總兵者不能聽輒去嗚嗚泣下醜酒祝期偉人佐世太尉張公聞憲名辟以行人俾游說江東且輸平于淮安來別曰憲行必見察大將也得吾師一言之教憲有以藉於察公矣予聞唐相臣

斐度之佐主中興也延攬遺傑恢復失土入縣瓠者以懇之勇獻德棟者以耆之辯一武一文各適其用此所以成功之易也今大將人期為唐之度也豪傑歸之唯恐後顧一得一耆懇已乎倘得昇冠不足平矣信既行予以懇期之子復踵往耆之所長當屬子已子勉之使大將之門三千客中十九人內稱有趙張兩竒士豈惟光吾門也哉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華亭倪中字德中子在璜溪時嘗從予游於學有異能解行修志立一時行輩推服之至正壬寅浙省貢士三十有二人中名上游明年會試以病不行今年丙午會試于京優其蹈海而來者即奉大對倫魁又不限南士天子親以制科筭子大夫詢以時政之急中以極言骨鯁應之其為漢南第一人必矣自兵興

來士氣不振將二十年朝廷貢舉未有卓然輩出迨隆延祐泰定之盛授牒以出者類亡治狀至是虹牒換繻更晉取逢呼吸折節以賣其所自出若是者豈徒辱科其辱國甚矣自漢舉賢良榮以仲舒而辱以公孫宏唐舉進士榮以韓琦歐陽脩而辱於介甫之輩於乎士之出於一日場屋言辭俯仰之頃遂為天下後世成敗毀譽之繫如此此今天子之厲精發情而親策子大夫務得真材之用也甲上第句科以之榮國以之華者吾有厲於中矣中尚以予言勉之期無負予師無負予明天子也

送華亭主簿張侯明善序

天下錢糧計所百萬而吳為最吳州辟計所百所而松為甲淞兩邑華亭上海歲亦一百五十餘萬自張氏來兵賦繁興民力

單矣重罹錢氏之禍群萌凋喪流走者十六七今逢聖明統有南北首立司農經理土而慎選守令申以農事所重在乎國賦也守令于淞者往往如履陷穽則以民賤劇律之簿責者甚嚴而恐恐乎咎之及也郡守林公下車未遑他事首以國賦為第一義攸屬之官與以期會申以賞罰而華亭主簿張侯明善所分堡社督力有方獨奏先集之功堡父老無怨言且群謁錢史先生乞文以送之予喜侯為曹濮公卿之胄青年敏學有治才盡侈之言而沉重以群公之命遂為敘其事而以詩四章淞租一百五十萬比似他邦十倍過不是乘除贏縮妙催科

下下甯人多

白紅鮮百萬艘張侯三法獨稱優黃堂賞罰明懲勸綵帳旌功第一籌

道不拾遺戶不關田萊盡闢驛橋完全金陵天使如相問此是
萍鄉好宰官

風雲有路開騏驎枳棘無巢宿鳳凰東閣相君為座主使從
玉筍立朝班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濟南譚君清叔由奎章閣屬史授儒教再轉而為平江路知事
於幕員在經歷左然吏抱牘進不涉其筆長不敢先事故府中
事無鉅細得持可否君參幕員以來議可贊不咸一一當理府
疑比未決輒就諮訪吏伏民隱未露雪又能發白之何列風裁
以君振長官賓對以君肅然猶以不得行平生志為憮憮年考
未滿而河南行省辟為屬掾濱行吳人士為祖帳西風門而乞
余言以為君贈予惟今之負才而仕者往往限資格以為進退

而吏部於恒格外崇選用之科或一再歲輒遷甚近者或七八
月四三月未嘗有及考者吁用賢法當爾也今譚君暴起身閣
史不二十年躋七品秩贊留守佐行垣非其才名標行是以連
於時而行丞相府又稚中朝選用之科為急聽之務曷致是乎
夫河南為省控要會於四方禮樂文物海內之所瞻而尚焉者
也君出贊重禪政令以成行丞相方面之功亦可以少伸所用
矣用彌大聲彌振 中朝急聽者又以選用法拔而進之由是
以佐相府者上佐 當宁以大流惠于天下豈不在譚君乎哉
惟君益勉所至以奮所選而已耳至正七年十月廿有二日序

送陳汝嘉漕掾秩滿序

國朝入仕之門莫尚進士科然士之懷抱才藝者不能人由科
而進也轉科之業入司積吏為起身者制書亦許之故儒者以

司積吏積勞而階於宰輔者亦往往有焉不必其劣於進士科也華亭陳汝嘉世業儒始以文學自奮躋於場屋於是用毗陵郡侯薛公之辭為司積吏及考漕府復以汝嘉之才復辟為案牘之司今復書考又將轉之於帥聞過此則陞省垣入流品官州縣而有民社之寄矣吾聞汝嘉之吏于郡也廉而克勤佐其守以行者歷歷可稱道居漕府也屢駕風舶涉洋海周之以智慮濟之以忠誠故調粟至京如履砥道而往功捷而數亡折閱上所眷其勞而賚之者甚厚嗚呼以汝嘉既往之行觀之則將來之績蓋有可言者已汝嘉年方強而志甚遠循格而進都窮秩食厚祿可指日俟况其材實益茂聲猷益大執政者一汲引之踰資級而上則世之以司積吏起身階至宰輔者吾不敢以之期汝嘉乎惟汝嘉之母曰吾不得 上賜進士出身為儒者

詬病吁彼進士出身庸詎知其踣而不得峻躋其格極者又豈少也哉其行也吳之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而取余言為敘首去至正七年秋八月廿有一日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番易陳君仲剛繇貴溪主簿遷浙之龍頭鹽司丞見余錢唐以令嘗令於亭請曰君獨無言教我乎余曰治莫難於亭也久矣治農者農出租稅視旱澇有所蠲置治亭者異是歲集盈數約以三伏伏計以旬旬虧則簿貴歲虧則祿奪爵貶其著為令甲雖饑饉之年兩澇之月不得以妨工控愬此職於亭者之難為也漕府飛符晝夜下督責更火急如律零吏鷹擊毛摯徵其私者甚於公而亭益億矣亭官出語為亭地即以格令甲坐之即坐又不得積職去被繫微纏如胥靡之徒故職於亭者往往不

得不蛟螭其性牛羊其民人苛誅趣辦以為奇功且可擅名聲
資進取豈弟仁厚務為善政覆不足為賢而重得咎既然則鯀
無善政勢端使然也君豈弟仁厚人也善政施于貴溪之民而
移之于亭得無法乖其政勢格其志耶然而君子為政與其不
得譽於上或者苛誅趣辦為奇功不知其下之病而上之累益
甚矣故鯀病至今日而極非亟理其本雖筦窠不能善其後也
大司農方思治病之本減佑直以通民食蠲羨額以紓亭之截
日更新吏專選廉良勿俾苛刻者重病之君新吏也奉法順流
與亭更始善政之行適會其時矣司之令豫章胡君余所善更
以余言講求其本末異日課浙鯀最者不與龍頭第一將誰與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